

在逃

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

[美] 爱丽丝·戈夫曼 (Alice Goffman) 著
赵旭东 等 译

PO

ON
THE
RUN

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

一部关于美国黑人的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志
社会学巨擘欧文·戈夫曼之女爱丽丝争议之作
揭秘边缘人群的生存图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ON THE RUN

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

在 逃

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

[美] 爱丽丝·戈夫曼 (Alice Goffman) 著
赵旭东 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逃：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 / (美) 爱丽丝·戈夫曼著；赵旭东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1

ISBN 978-7-300-26452-3

I. ①在… II. ①爱… ②赵… III. ①种族主义 - 研究 - 美国
IV. ① D77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5154 号

在逃：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

[美] 爱丽丝·戈夫曼 (Alice Goffman) 著

赵旭东等 译

Zaitao: Yige Meiguo Chengshi zhong de Taowang Shenghuo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5 mm × 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2.25 插页 4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43 000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开场白

麦克、卓克和他们的朋友阿里克斯正在往小学学校的墙上投掷骰子。现在差不多半夜时分，对于费城而言，九月中旬是相当寒冷的。在投掷间隙，卓克双手捂成杯状，哈着气让手指暖和一些。

在大家玩投掷骰子游戏时，麦克通常会赢。而今天当他把地上的一美元纸币捡起来时，他揉着鼻子，耸着肩，跳起了初战告捷的舞蹈。在九轮投掷之后，阿里克斯开始对麦克说：

“你就是个自私的小混蛋。”

“黑鬼就是讨厌。” 麦克咬着牙说。

“你认为你比任何人都强。你就是该死！”

卓克对着他的两个最要好的朋友轻蔑地笑着。然后他就打着哈欠对阿里克斯说，最好在邻居们报警之前闭上他的臭嘴。不久之后，卓克说今晚到此为止。麦克则宣布说，他要用赢来的钱去吃奶酪牛排三明治，并问我是否一同前往。

“我能有一份奶酪牛排三明治吗？” 阿里克斯插嘴问。

“哥们儿，你还是滚回家去吧！” 卓克大笑着说。

“哈，我不是在走着呢吗？！”

* * *

当麦克的手机响起来的时候，他和我正在开车去商店的路上。当他拿起手机时，我能够听到手机另一端的咆哮声。麦克冲手机喊着：“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他把这部老林肯车戛然停下，然后，开车径直返回了第六街区，在街角的商店处停了下来。在前车灯的光线里，我们见到了阿里克斯，他足有 250 磅重，手被绑着蹲在那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当他看到我们的时候，鲜血从他的脸颊流了下来，顺着白衬衫往下流，最后流到了他的裤子和靴子上面。阿里克斯嘴里嘀咕着一些我不能理解的话，随后我知道他在找他的牙齿。我开始跟他一起在地上找。

“阿里克斯，”我说道，“我们得送你去医院。”

阿里克斯摆了摆手，用他被撕裂的嘴费力地说出几个字来。我持续不断地央求他，最后麦克说：“他妈的不识抬举，别再管他了。”

此时，我记起来，阿里克斯仍旧在假释期间。实际上，他很快就要结束为期两年的受监管的生活了。他害怕那些警察——他们会冲进当地的急诊室并且浏览走进急诊室的年轻黑人的姓名。他害怕他们会在那里抓到他，或者至少因为他破坏了假释条款而对他提起公诉。如果那真的发生了，他就得重回牢房中去，那他两年多在外面的顺从就算是泡了汤。他的一些朋友们在去照看重症病人，或者在等待他们的孩子出生时在医院被抓捕过。

麦克脱掉他的衬衫给阿里克斯，并擦掉阿里克斯脸上的血迹。卓克此时赶过来，然后小心翼翼地帮阿里克斯坐在麦克的前车座上。我们开车去我的与这儿隔着没有几条街的住处。我们给阿里克斯清洗了一下，随后他开始解释发生了什么。在他玩完掷骰子游戏之后回家的路上，一个穿着连帽衫的家伙从街角商店的旁边跑出来，用枪顶着他的后背一起走入小巷子中去。那个人向他开了几枪，抢了他的钱，还将他的脸往墙上撞。后来阿里克斯发现，那个人错把他认作了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好像在一周之前曾对这个人进行过抢劫。

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麦克和卓克打了一连串的到头来无用的电话以确定究竟谁有最为基本的医疗知识。麦克孩子的妈妈玛丽曾经学做护士助理，但她后来不怎么跟他说话了——因为她发现他欺骗了她，随后从车窗向他的车里扔进了一块砖头。最后，大概在早晨6点钟左右，阿里克斯联系了他的堂妹，她过来的时候带来了满满一塑料袋的纱布、针头和碘酒，并缝合了他的下巴以及眼睛和眉毛附近的皮肤。她说阿里克斯的下巴和鼻子肯定是断了，但对这些她是无能为力的。

第二天下午，阿里克斯回到了他与其女友和一个年幼的儿子一起居住的房子。那天晚上，麦克和我去看望他。我再次央求阿里克斯去做一下医疗处理，但他再一次拒绝了。

我做所有这些臭狗屎般的事情是为了通过[完成他的假释判决]，就像，我去急诊室不只将接受检查，而且

会有警察来询问我所有类型的问题，并把我的信息通通记录下来，正像你之前知道的那样，我又会故地重游〔进监狱〕。即便他们不都在那里，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一直在找我，随后他们就会过来，做那种事情〔拿着公开逮捕令而从警察的数据库中查找到他的名字〕。我是不被允许靠近那里的〔他的假释令条款禁止他靠近第六街区，他是在那里入狱的〕，我两点是不能在外面的〔他宵禁的时间是晚上十点〕。还有，他们可能会在巴克斯县一直握着那个小惩罚〔逮捕令〕。〔他在两年前的一次案件中最后没有缴纳开庭费用。〕我不想让他们查找到我的名字，否则我就得上法庭或者重回监狱中。

此时他的女友从卧室中走出来，双手搭在牛仔裤上，并说：“他需要去医院。在监狱里待上6个月总比不能说话或不能咀嚼食物要好。如果不治疗，他的下半生就惨了。”

* * *

阿里克斯的这次受伤发生在十多年以前。现在，他仍旧很难通过鼻子来呼吸，并且说话的时候咕噜着说不清。他的眼睛也跟他的脸一样看起来似乎不在一个水平面上。但是他没有重回监狱。阿里克斯成功地完成了他的假释，这是幸运而决定性的功绩，一个在他的朋友群体中的另外一个伙伴曾经获得过的功绩。

序言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监狱里的人数一直是相当稳定的，大约是美国总人口的 1‰^①。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一比例开始上升，并在接下来的 30 年里持续地陡然攀升^②。到了 2000 年以后，身处牢狱之中的人数比例达到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每 107 个成年人中就有 1 个人入狱^③。当下美国的在押犯要比西欧国家多 5 到 9 倍，并且明显地高于中国和俄罗斯^④。在这个国家中，大约成年人中的 3% 现在是在矫正性监控之下的：有 2 200 万人在监狱和拘留所里，另外有 480 万人在缓刑或假释期间^⑤。在现代历史中，只有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强制性劳营地

①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Prisoners 1925-198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2), 3.

② Christopher Uggen, Jeff Manza, and Melissa Thompson, "Democracy and the Civil Reintegration of Criminal Offender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05 (2006): 285, 287-288.

③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orrectional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2), 1.

④ Roy Walmsley, "World Prison Population List," 9th ed. (London: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Prison Studies, 2011), 3, 5.

⑤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orrectional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2), 3.

的在押犯的数目达到了这一水平^①。

在最近的四十几年，进入美国监狱和拘留所的人数的成倍增长很少导致公共抗议。实际上，许多人几乎不会注意到这一转变，因为日益增加的犯人的数目不成比例地来自穷人以及种族隔离的黑人社区。黑人在美国总人口中只占13%，在监狱犯人总数中却占37%^②。在年轻黑人当中，每9个人中就有一个在监狱中，而与之对照的则是，年轻白人在狱中的数量不足白人总人数的2%^③。这些种族上的差异，又会受到阶级差异的强化。恰恰是年轻黑人被送进监狱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那些没有读完高中、15岁就被送进监狱的黑人的比例接近60%^④。

本书乃是对于美国监狱急速扩张的一种接地气的解说：在一个贫穷的以及被隔离开来的黑人社区近距离地观察年轻人和妇女，这里因为前所未有的被投入监狱的人数以及受到与之相伴随的更为隐秘的警察以及监控系统的影响而发生了转型。因为，对于抓捕和关押的恐惧已经侵入他们日常生活的最为基本的活动（工作、家庭、爱

① Alexandr Solzhenitsyn, *The Gulag Archipelago*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3).

② 在他划时代的对于费城第七区社会状况的研究的第一页上，杜博依斯(W. E. B. DuBois)加了这样一个注释：“在此研究中，我会通篇使用‘黑人’来指称所有黑人的后裔，尽管这一称号在某种程度上是非逻辑的。更进一步，我要将这个词的首字母大写，因为我相信800万美国人是要有这样一个大写字母的称号的。”在本书中，为着同样的原因，并追随于他，我要将“黑人”(Black)这个词的首字母大写。W. E. B. DuBois, *The Philadelphia Negro*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899), 1.

③ The Pew Center on the States, “One in 100: Behind Bars in America 2008” (Washington, DC: Pew Charitable Trusts), 6.

④ Becky Pettit and Bruce Western, “Mass Imprisonment and the Life-Course: Race and Class Inequality in U.S. Incarcer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9 (2004): 151, 164.

情、友情，甚至是必需的医疗照顾）中，这就是一种对于一个在逃社区的解释。

* * *

我开始此研究项目是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时候。在我大二那一年，我开始去拜访爱莎，她是一名高中学生，在离学校不远的的一个低收入的黑人社区与她的妈妈以及姐妹们居住在一起。夜晚，我们坐在她家有两个房间但没有隔板的屋子的餐桌旁，旧的电视机声音刺耳，她在写英语和数学的家庭作业。之后不久，她的妈妈和姨妈就会聚在这栋楼的门廊那里，或者谈论她们的孩子，或者审视过往的行人。渐渐地，我认识了爱莎的亲戚、朋友以及邻居们。在我房屋的租约快到期的时候，爱莎和她的妈妈建议我在附近租个单间。

爱莎的 14 岁的表弟罗尼在那年的冬天从少年拘留所里被放了出来。他跟他的祖母住在一起，距离爱莎的住处开车要 10 分钟的时间。我和爱莎一起乘车去那里造访他。

不久，罗尼介绍我去见他的表哥麦克，他是一名瘦弱的年轻人，有着邋遢的胡须以及深邃的目光。麦克 22 岁，年龄上长我一岁。麦克很快地解释道，他生活在没钱的窘境之中，住在他叔叔的房子里，没有车开。去年他有了自己的车以及他自己的单元房，他计划靠自己的能力很快地东山再起。在左邻右舍中，麦克似乎可以对其他年轻人发号施令。当一个邻居问他一个白人女子在后廊外面做什么的时候，他回答说：“她是住在附近的爱莎的家庭教师。”而在其他时候，他会解释我是爱莎的干姐姐。

在接下来的数周，麦克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妈妈、婶婶、叔叔以及好友阿里克斯。比麦克矮上数寸却是麦克的差不多两倍重，阿里克斯似乎显得乏累且被击垮了一般，就好像他并不试图去避开重大的悲剧而延长生命一样。逐渐地，我了解到，麦克和阿里克斯都是一个亲密朋友组织群体中的成员。这个朋友组织的第三名成员卓克在他高三这一年就待在县拘留所里，等待着为一起在学校广场上的聚众闹事打斗事件负责的审讯。麦克很想念卓克，他解释道，卓克是这个三人朋友组织中的乐天派。正像卓克后来通过监狱话筒告诉我的：“我并没有弄得一团糟，我是健康的，我没有看着很糟糕，你理解我吗？我是个快乐之人。”

跟麦克和阿里克斯在一起的第一个月是宁静且相当无聊的。我们会坐在麦克的叔叔家的门廊那里一起喝啤酒，或者在他的各种朋友和邻居那里闲逛。有时，我们晚上会去卓克母亲的房子，这样麦克就能够接到他朋友从拘留所里打来的电话了。

随后便是警察三更半夜到麦克的叔叔的房子实施抓捕。他们为一起枪击案而在寻找麦克，尽管麦克强烈否认有任何参与行为。为躲避逮捕，他在接下来的数周都躲藏在他的朋友和亲戚的家中。随后他去自首，做了保释，并开始了漫长的法庭诉讼。

我以前从未结识过面临一场刑事案件诉讼的男子，并且设想，这在麦克的生活中会是一件严肃和重大的事件。而我很快就知道了，在过去的一年里他曾经历过其他两起刑事案件：一起是私藏毒品，另一起是私藏无照枪支。卓克在县拘留所里等待着审讯，阿里克斯则因毒品而在一年的拘禁之后又加了两年的假释期。麦克的表

弟被假释了。麦克的邻居则被软禁在家里。另外一个朋友因为没有支付庭审费而“怀揣”一张逮捕令，无家可归，睡在麦克的车里。

在我大二接近结束时，我问麦克，他对于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撰写我的毕业论文时以他们为研究群体有什么看法。他爽快地同意了，所附带的提醒就是，要我对于任何他向我所讲的东西加以保密。在那年的春天，卓克从拘留所回到家中时，我得到了他的许可，把他也加了进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还请了其他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家庭加入进来。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每天大部分的时间是和麦克、卓克以及他们的朋友和邻居在一起的。我跟着他们一起去律师事务所、法庭、缓刑与假释办公室、县拘留所的接待室、中转拘留所、当地医院以及周围的酒吧和派对。

在费城市中心富有的白人街区中长大的我，实际上并不知道最近的十多年美国的监禁率在急剧地攀升。我只有一种关于所谓的“打击犯罪”以及“打击毒品”的大略的感受，但绝无任何关于联邦政府所发动的这些打击对于生活在一个贫困而又被隔离开来的街区中的年轻黑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感受。我挣扎着去理解头顶上盘旋着的警察的直升机以及在街区被搜索和抓捕的年轻男子。我努力去学习基本的法律术语和程序。

在那个春天，麦克的枪击案终结，法官给予他的判决是让他入州监狱中待上三年。不久之后，我获得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在研究生生活的整个四年里，我都继续住在爱莎的隔壁，乘车去研究生院，并把余下来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与不管是谁

在家的“第六街区男孩们”一起闲逛上了。在周末的时候，我去拜访麦克、卓克以及属于这个街区却在这个州的各个监狱中的年轻男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警察追捕的清扫中、参加开庭日期间以及在远郊监狱探视时间之后结识了那些年轻男子的家庭的成员以及他们的女友们。

这里所描述的家庭都同意我为某一天出版这些材料做笔记，并且我们多次详尽地讨论了这一计划。一般而言，我不会去问正式的、访谈形式的问题，并且这里大多数的细节描述来自第一手对于人、事件以及对话的观察。人名和身份特征已经被修改，包括那些邻居的名字。麦克最初曾经建议我在笔记上以及学期论文中称呼他的街区为“第六街区”，因此从项目开始到成书，我都一直在用这一化名。

尽管我在很大程度上收集了一些警察署官员、法官、假释官员以及监狱保卫所提供的访谈信息，但本书所采取的是第六街区居民的视角。这样做提供了一种对于监狱爆棚的说明及更为隐秘的警察与监督实践，这是生活在费城一个相对贫困的黑人街区中的年轻人对它们的体验和理解。也许这些视角在关于现在似乎正在发酵的有关刑法政策的争论中会引起一些麻烦。

导论

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美国黑人获得了曾经数个世纪都不能享有的完全的公民权。在他们成功地捍卫了选举、自由移动、进入大学以及去做他们的传统行业的权利之时，美国同时开始构建起一种史无前例的或者在国际上没有可比性的刑法体系。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叶开始，联邦与州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法律，这些法律包括：对拥有、购买以及销售毒品给予重罚，对于暴力犯罪进行严酷的判决，增加街头警察以及拘捕警官的数目，等等。20 世纪 60—70 年代，在城市地区，街头犯罪率急剧上升，道路两旁的政客们看到的是作为政治的以及实际解决中的对于毒品和暴力的强力镇压。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霹雳可卡因 (crack cocaine) ^① 导致了贫穷的少数族裔社区的犯罪风潮，这又进一步激化了数年之前便已开始的惩罚性的犯罪政策。

① 又简称“快克”(crack)。其为微小卵石般结晶状，由于盐酸可卡因转制时所掺杂的杂质不易剔除，所以不是纯的可卡因，含量在 40%~80%，甚至低于 10%。其源自可卡因，由盐酸可卡因经氨水或发酵苏打除去盐酸盐而得。主要吸入方式是鼻吸或加热后吸入烟雾，主要流行于美国。——译者注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的犯罪与暴力开始呈现一种长期下降的趋势，但是强硬的刑罚政策依然如故。1994 年，《暴力犯罪控制与法律实施法案》(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 向各个州的城市警察局注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造就的却是五十种新的联邦寻衅滋事行为。在第二届布什政府时期，警察和民间领袖近乎没有任何疑义地对强硬的犯罪政策表示赞许，相伴而生的则是联邦和州警察机构、专门的联合会及机构的激增。^① 这些政策增进了对于暴力挑衅的审判，也增进了对于卖淫、流浪、赌博以及私藏毒品的审判^②。

对于犯罪的强硬审判时代导致了美国在管理其城市的少数族裔区上的一场深度变革。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警察当局忽视了像第六街区这样的贫困的以及被隔离的黑人社区。20 世纪 30 年代到 80 年代，是经历了大迁徙、受到限制的种族住房合同、民权运动、日益增加的失业、日益被蛀蚀的社会服务、日益增多的毒品交易，以及许许多多黑人中产阶级远离了大城市的贫困与隔离区的一个时代^③。在第一手的观察者的报道中，警察被黑人隔离区的居

① Katherine Beckett, *Making Crime Pa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73; Jonathan Simon, *Governing through Crim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41.

② Katherine Beckett and Theodore Sasson, *The Politics of Injustice: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merica*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2000), 5.

③ 有关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美国城市中被隔离出来的黑人社区的居民面临日渐增加的经济窘迫以及空间上的隔离这一点，可参阅：Loïc Wacquant and William Julius Wilson, "The Cost of Racial and Class Exclusion in the Inner Cit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01 (1989): 8-25.

住者描绘为冷漠、心不在焉和腐败的^①。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当被大城市的骚乱、暴力频发和吸毒刺激的美国对于犯罪,特别是在城市区域的犯罪加以关注之时,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在全美的城市范围之内,20 世纪下半叶,警员的数目在急速地增加^②。费城在 1960 年到 2000 年之间,警员的数量增加了 69%,从每 1 000 个市民有 2.76 个警员增加到了有 4.66 个^③。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通过了强硬的毒品法以及严苛的判决。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严厉打击犯罪的运动在持续,全美的城市警察署都采取了著名的零容忍警务的做法,随后“计算机统计比照系统”(CompStat)开始跟踪各种案件的进展^④。

① 城市的民族志有着从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在被隔离出来的黑人区有关放任自由以及腐败警察的档案资料。关于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对于黑人社区的赌博和卖淫,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讨论可参阅:St. Clair Drake and Horace R. Cayton, *Black Metropolis: A Study of Negro Life in a Northern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5] 1993), 524. 关于 20 世纪 60 年代城市警察中普遍的腐败可参阅: Jonathan Rubinstein, *City Polic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73). 关于 20 世纪 70 年代黑人青年男子中出现争端时警察无力介入这一点可参阅: Elijah Anderson, *A Place on the Cor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2. 关于 20 世纪 80 年代警察允许光天化日之下在黑人社区进行毒品买卖可参阅: Terry Williams, *Crackhouse* (Reading, MA: Addison Wesley, 1992), 84. 关于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芝加哥规划中房屋规划领导者、毒品贩子以及一些腐败的警官所强制实施的真实的法律制度这一点可参阅: Sudhir Venkatesh, *Off the Books: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of the Urban Poo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Albert J. Reiss Jr., "Police Organiz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Crime and Justice* 15 (1992): 56.

③ 费城警员数目的数据来自联邦调查局《统一犯罪报告(1960—2000 年度)》。费城的人口估算来自美国统计局。

④ 关于严厉打击犯罪的政策的产生和传播以及其与美国的福利缩减和市场放松管制之间的关联的一项详尽研究,可参阅: Loïc Wacquant, *Prisons of Poverty*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2009).

曾经有数十年，费城的警察极为盲目地将注意力转向了在贫困的黑人社区持续存在的卖淫、毒品交易以及赌博。但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他们及其他的城市警力的成员开始拒绝贿赂和回扣。实际上，作为一种日常的活动，腐败似乎已经被铲除掉了，至少在较低层次上的毒品交易中，人们向警察行贿以保自己平安的事不见了。在这期间还出现了许多人因为吸毒或者藏匿毒品而被捕入狱的现象。

一方面是在贫困的黑人居住区对于毒品经济的镇压，而另一方面是贫困家庭所能得到的资助的缩减以及获得资助的等待时间的拉长。随着福利支持化为泡影，“反毒品战争”将那些寻求在大规模的毒品交易中有一份收入的人绳之以法。

到了 2000 年，美国监狱中的人数比 20 世纪早期增长了五倍之多。进入监狱的压倒性多数是穷人，而另一个不成比例的多数是黑人。现在，30% 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黑人在他们 35 岁左右就进到监狱里去了。每 4 个出生于 1990 年的 14 岁黑人孩子中，就有 1 个的父亲在监狱。^①

社会学家大卫·加兰德 (David Garland) 曾经将此现象称为大众收监 (mass imprisonment)，即入狱的水平明显地高于历史上的和可比较的尺度，并且集中在了人口的特定群体之上，这样便是“不见犯罪者个人锒铛入狱，而变成整个人群的系统性入狱”^②。

① Christopher Wildeman, "Parental Imprisonment, the Prison Boom,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Childhood Disadvantage," *Demography* 46 (2009): 270.

② David Garland, "Introduction: The Meaning of Mass Imprisonment," in *Mass Imprisonment: Socia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ed. David Garland (London: Sage, 2001), 1-2.